

# 李春雷：寻找新安旅行团的少年们



李春雷 受访者供图

2021年深冬，作家李春雷来到淮安。

一股热流在他的心底奔涌，因为这里是一场“十七年之久、五万里之远”伟大征程的启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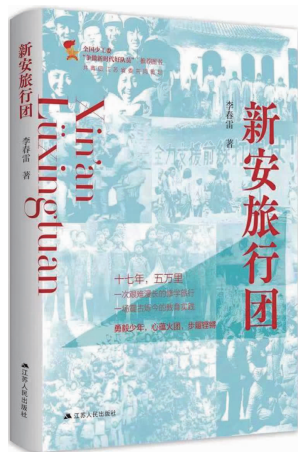
1935年秋天，一群爱国奋进的少年，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，毅然踏上“旅行全国”的行程，走遍大半个中国宣传爱国抗日，从最初的十余人，发展到六百余人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他们的名字叫做“新安旅行团”。

著名作家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所著的《新安旅行团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部新世纪首部全景式展现新安旅行团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，一经面世就受到热烈关注。

“从动笔创作的第一行文字开始，我就成了新旅的一员。”李春雷追随着历史的时光，追随着这群勇毅少年的脚步，和他们一起从莲花古镇出发，一起在大运河畔登上小火轮，踏上崎岖坎坷而又动人心魄的征程，解读他们万里征程的意义，弘扬他们永不磨灭的精神。

为这本书所倾注的所有心血，映射的是李春雷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内心持久的坚守：“我想做真正的纪实文学，就像司马迁那样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王凡



《新安旅行团》  
李春雷 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1 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创作邀约之前，李春雷对新安旅行团的了解并不多。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重任，但源于对陶行知先生的敬佩，源于对那一段历史的敬仰，更源于对今天中国教育的思考，他欣然接了下来。所以李春雷出发了，和当年那群中国小好汉同行。

1935年10月，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，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，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了革命团体“新安旅行团”，从淮安出发，走向上海、南京，走向华北、华中、西北、西南，在1935年至1952年间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

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，新旅启程时第一批小团员在新安小学礼堂前的一张老照片，让李春雷若有所思。他们中间大的不足二十岁，小的只有十二岁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们要徒步跋涉几万里，并且要自己想方设法赚取生活费用，同时还要完成课业学习、发动群众抗日、教授百姓识字、慰问前线战士，甚至直面生死，但是他们的眼里没有惶惑不安，只有坚毅果敢……何以能如此？

“答案就隐藏在漫漫征途上坚实的足迹里。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，八十多年前那群少年们顿时鲜活地站在了我的面前。”李春雷一共购买了三十多本新安旅行团的研究书籍，在史料的爬梳中，他惊叹于一群只有十几岁并且衣食无着的孩子们，在那个积贫积弱而又国难当头的岁月，竟然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完成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修学旅行。直到今天，很多人、很多事他都难以忘却。

比如，“七个小光棍”第一次去上海修学旅行，年仅11岁的左义华去了一所大学做报告。因为他个子最矮，站在讲台上，坐在后边的师生就看不清了。这时，一位老师走上讲台，把小义华抱到了讲桌上。当时已是冬天，可小义华的脚上还穿着八面透风的草鞋。这所大学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讲课老师。小义华还没开口，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时，左义华开讲了，他举起手高喊：“我们要抗日救国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当时政府规定，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呼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

号。但眼前这个新安儿童旅行团的孩子，却勇敢地喊出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台下的师生们惊呆了，几百人鸦雀无声。青年学生紧握拳头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早已泪流满面……

2 十七年，五万里，新安旅行团的征程漫长而又辉煌，可谓震古烁今。其中，涉及的事件和人物非常繁多，怎么谋篇布局决定着作品的走向。

经过反复斟酌和思考，李春雷决定采用经纬交织的结构，以时间顺序为经，把事件和人物编织上去。“这种重大而漫长的历史事件，本身的时间顺序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是融为一体的，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，在大的结构上，如果用插叙、倒叙、变奏等结构方式，就会有损事件与历史进程的融通。有了这根经线，在谋篇布局上的重点，就是对事件和人物进行精心剪裁，尤其是在章节的划分上下功夫，使得整部书详略得当，圆融一体。”

当然，悠长的时间跨度，亦是《新安旅行团》的创作难度所在。李春雷的“行走”不止于使他更精准把握历史事实的史料研究，多次踏访实地，是李春雷“在场”的方式之一。“纵然‘物是人非’或者‘人是物非’，但那种直接的目光、声音、表情乃至时过境迁、物变景换的‘现场’，它们带给我的心灵感受是仅仅通过翻检史料无法获得的。”

比如，当李春雷走在八十多年后的武汉街头，他透过历史的烟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景

## 李春雷

文学创作一级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曾获鲁迅文学奖(第三届和第七届)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、全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散文集《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》《宝山》《摇着轮椅上北大》等38部。

象——1938年6月，新旅到达武汉，为保卫大武汉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振奋的英雄活剧。李春雷知道，纪实文学最重要的是通过刻画鲜活的人物和事件来呈现主题，但那一刻，他还是选择了直抒胸臆——他们铿锵的脚步声依然回响在大街小巷里，他们昂扬的身影依旧映照在江面上，他们高擎的火炬始终熊熊燃烧在武汉上空，他们度过的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夜依然历历在目……

为了写好这本书，李春雷还有另一种执着，他希望尽可能多地采访到在世的新安旅行团老团员及团员后人。譬如，李春雷千方百计找到了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的家人。他在北京和汪达之的孙子见了面并进行了深谈，又通过越洋电话联系上了汪达之的儿媳妇。他们提供的鲜活资料，譬如汪达之的情趣爱好等等，是史料中无法触及的，这部分内容的填充，鲜活还原了汪达之这个新安旅行团的核心人物，让人物立了起来。

3 “纪实文学是历史的证词，我要对我写的每一个字负责。”李春雷这样说《新安旅行团》的创作历程，而这同样也是从事纪实文学创作多年的他始终不变的创作观。

李春雷由此谈到了纪实和文学的关联。“纪实是真实的，文学是虚构的，看上去似乎是相悖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处理好纪实的底线，不能逾越真实的底线。”他说，过去很多作家就因为轻易地逾越了真实的底线，让别人云里雾里不知道报告文学是真是假，才让人由此对报告文学产生了误解。

在李春雷看来，真实和文学应该是不悖的，真实性是生命，文学性是技巧。他打了一个比方，真实是无限的面料，文学的手法就仿佛剪裁，由此可以做出精美的衣服来。所以，不能虚构照样可以写出精彩来，甚至更能写出精彩来。真实地再现历史，艺术地表现历史，是纪实文学作家的使命所在。

“究竟怎么讲好中国故事？中国故事首先是真实的，而后是真情的、震撼的，这三者统一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。”李春雷说。而这三者也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力所在。

李春雷进一步剖析，一个真正的作家，最终要进入知识分子写作的范畴，才能写出好的纪实文学作品。“你是知识分子，有真正的大格局，这才有可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。看得更长远，在宣传思维之上，更客观、更冷静，这样才是真正的纪实文学。”

从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到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印证了纪实文学记录了整个文明史，是中国文明的根，是最长远、最根本的文学样式。李春雷说，纪实文学自古以来都是知识分子写作，反映苍生疾苦，是天地良心，站在苍生大地的立场上警告。司马迁是纪实文学的鼻祖，最典型。“真正的纪实文学其实是写给历史，写给文明的。我现在一直提倡为历史负责，为真理负责，为时间负责。我想做真正的纪实文学，就像司马迁那样。”

## ■对话

### 真正的纪实文学是有筋有骨、能站起来的

读品：《新安旅行团》的创作中能感觉到您创作的客观与克制，但是在一些篇章中，您还是把“我”放进了进去，这是一种情不自禁吗？

李春雷：我和这群勇毅少年，一起走过风霜雨雪、走过春夏秋冬，一起修学旅行，一起共赴国难，一起欢笑落泪，一起燃烧激情……这一走就是十七年，这一走就是五万里。我时时刻刻都被这群少年感动着，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写出自己对他们的深情，对他们的崇敬。当然，我尽可能地克制。我追求的是，把那些情不自禁的感受，融化在作品的每一个章节里、每一个段落里、每一行文字里。但愿读者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，能感受到我的这种追求。让我们一起向那群意气飞扬的少年，向那场艰苦卓绝的修学旅程，致敬！

读品：《新安旅行团》的创作有什么遗憾之处吗？

李春雷：确有遗憾。一是去年下半年疫情紧张，想去的很多地方都不能去，再一个是时间的影响，毕竟近90年过去了，早期参加新安旅行团的老团员全部去世了，健在的是后期参加的，我只能见到老团员的子孙辈。另外，因为要赶时间，我总共只有六七个月时间写书，所以这本书还有大量的提升空间。虽然我可以说现在这本书是在所有新安旅行团的书籍里是最权威的，最全面的，也是最严肃的，但是和我理想的那种状态还有差距。我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谢山青交流过这个想法，她说李老师你将来再改，等第二版的时候我倒是想细改一遍，这样脱胎换骨地提升一下就好了。

读品：您觉得当下的报告文学还存在着什么问题？

李春雷：当下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有两点：要么写的就不是文学，没有艺术性，都是资料汇编；要么是有了文采，但又胡乱虚构。人们对报告文学的非议也在于此。事实上报告文学写作难度比其他文体难得多，是需要硬功夫的。真正的纪实文学是有筋有骨的，能站起来的。想要写出真正的纪实文学，就要注重文字和结构。希望大家能关注真正的纪实文学。现在一些大学教授、评论家们对文学的真正意义，包括对文学文本本身，他们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。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性，一些评论家并不懂，只从表面上说一文学漂亮与否，是不是真正干净的文字、典雅的文字他们不懂。文字结构上他们也不懂，事实上有些作品你读起来这么有气场，是因为它的内部有一种看不见的漩涡似的力量，一种你看不见的结构在背后起作用。

另外，真正的纪实文学还要处理好“两性”关系，即思想性、文学性。综合来说，种种原因造成报告文学缺少力量，没有脊梁，不给力，不过瘾，缺少真正的思想性。再有就是缺乏报告文学所应具有的文学性，大家读来感到味同嚼蜡，不感动。文字也不漂亮。吃力读，也读不进去。